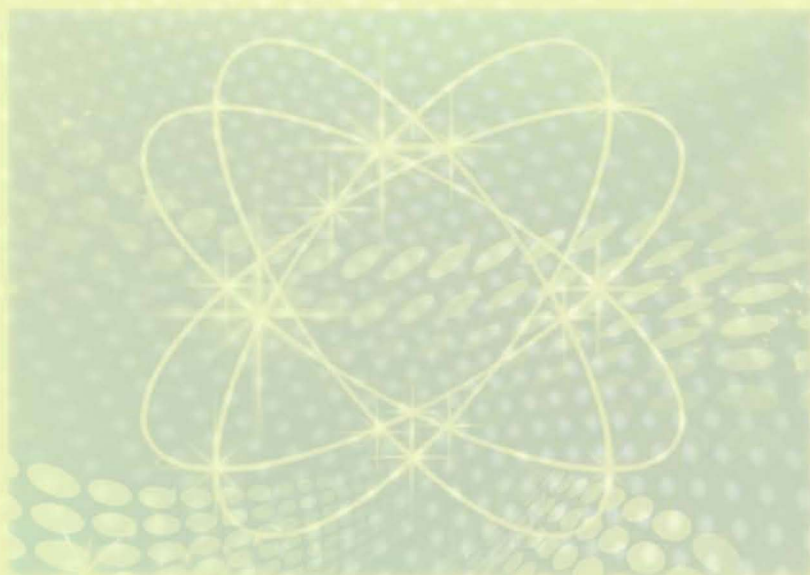


太阳宫

叶广芩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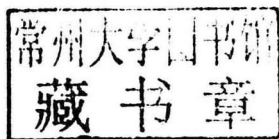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太阳宫

sun palace

叶广苓 著

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太阳宫 / 叶广芩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4.7
ISBN 978-7-5513-0758-1

I. ①太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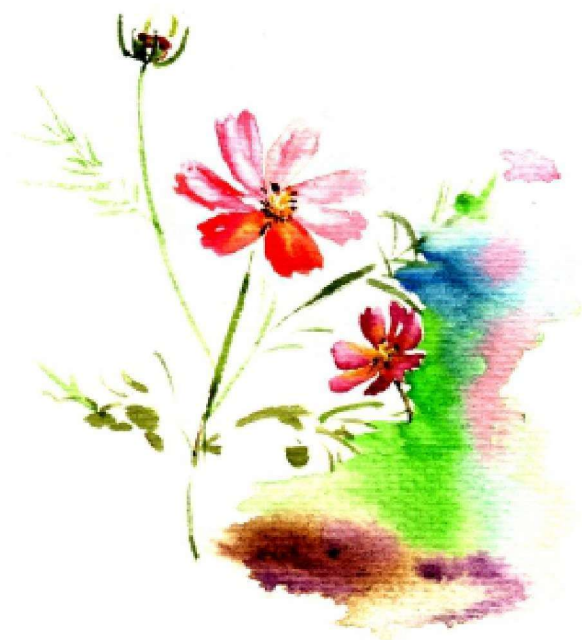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94434号

太阳宫

作 者	叶广芩
责任编辑	韩霁虹
插 画	
装帧设计	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
字 数	66千字
印 张	3.75
版 次	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758-1
定 价	20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印厂电话: 029-89107718



无意间，在月季丛中，我看到了一株细嫩的喇叭花，小小的花朵怯怯地张着，窥探着花丛外边的世界……太阳宫的精灵，让我在有意无意间碰撞，心被一次次触动。有些酸涩，有些温馨，更多的是只属于自己的怀念。

目录 director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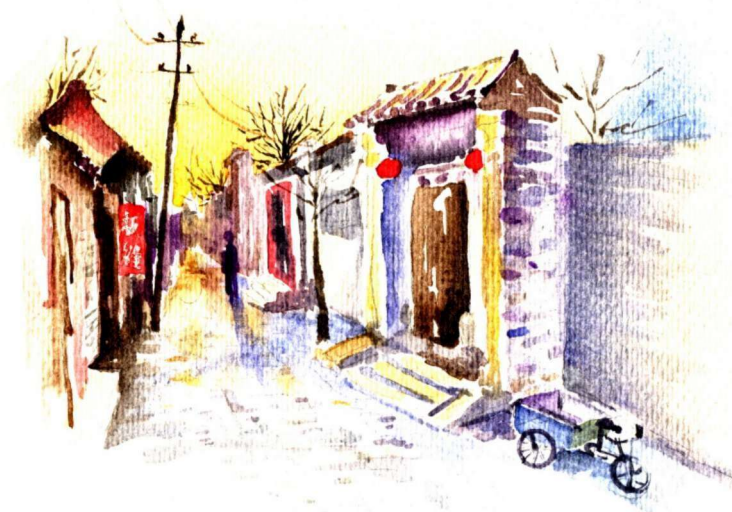
和尚 布人 丫头片	-----	1
土路 荒野 三轮车	-----	5
黄狗 稠粥 老洋瓜	-----	10
窑坑 小鱼 西红柿	-----	15
银河 黄鼬 旱烟袋	-----	19
朝霞 破庙 四老爷	-----	26
卤煮 打鬼 猩红热	-----	30
纸袜 纸鞋 二姨父	-----	36
抗美援朝 志愿军	-----	40
想念日头	-----	43

和尚 布人 丫头片

说太阳宫之前先得说说我们家。

我们家住在北京戏楼胡同，在雍和宫东边，是和国子监成贤街相对应的一条胡同。胡同东西走向，安静、宽展，邻里街坊都熟识，关系处得很好。胡同西口卖香烛的赵大爷，胡同中间柏林寺的和尚广玉，东口打烧饼的刘大大，对门的小裁缝孙顺儿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他们都喜欢我，管我叫“小丫头片子”，说我是胡同里最年轻的女子。当然还有一个更“年轻”的，就是孙顺儿的闺女，那才是真正的小丫头片子，落生还不到一礼拜，早产，不该出生的时候就出来了，不会吃奶，闭着眼就知道睡觉。孙顺儿背着他媳妇跟我说，他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不能成人还不一定，八成得夭折。我问什么是夭折，孙顺儿说就是死了。我看孙顺儿说小丫头片子夭折的时候一点儿也不难过，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一样。

我常到对门去看小丫头片子。那丫头片子实在是小，猫儿一样，挤着眼睛，一脑袋小白泡，鸡爪子一样的手一抓一抓的，不中看。妈不让我到孙家去看小人儿，说人家正坐月子，我出来进去的讨人嫌。可是我管不住自个儿，我说我就是想抱一抱那个小人儿，没别的目的，您别拦着我。后来，妈给我缝了一个小布人儿让我去抱。布人儿戴了顶花花帽儿，瞪着死鱼一样的眼睛，假模假式的一个小红嘴唇。我知道，布人儿帽子底下塞了许多棉花，身子里头装了不少锯末，光鲜的外表下头是一塌糊涂。小布人儿那张脸是老七拿毛笔画上去的，比孙家的小丫头片子还难看。老七画花鸟还行，画小布人儿却很糟糕，眼睛一大一小，眉毛一高一低。



老七是我的七哥哥，没有正当职业，就会画画。老七总在家待着，足不出户。他的性情太闷，太内向，没有姑娘喜欢他，挺大岁数了还没成家，成了我妈的一块心病。

在我快忘了对门小丫头片子的时候，一天，孙家传出了哭声，呜呜咽咽的。我要进去看看，被妈拽了回来。快午饭的时候，我看见孙顺儿夹着一个白茬儿的小匣子出门往东去了。裁缝的脸色很难看，肯定是他闺女夭折了，那个木头匣子里装的应该就是小丫头片子。这一切，我在给我们家看门的老张嘴里得到了印证。老张说，那个匣子叫“火匣子”，未成年的孩子死了只能装那匣子里头，拿到乱葬岗子去埋，也可以架火直接烧，但不能入祖坟。我问为什么不能入祖坟，老张说，因为她是偷生鬼，是专门来祸害孙顺儿的，要债的。

我问妈我是不是要债的，妈说差不多。我说，要是这样，我也不用死，您时常地给我点儿零花钱，咱们就两清了。

妈说，你想得美！

日子过得有一搭没一搭，挺憋闷，主要是没有“事情”可干。我的活动范围就是院里，到胡同都得征得妈的许可。妈说胡同里有拍花子的，拍花子的专门逮小孩，手上抹了迷魂药，往小孩脑袋上一拍，小孩就迷迷瞪瞪跟着拍花子的走了，走到乡下被卖了，再也回不了家。按现在说法就是拐卖儿童，想法子哄着小孩儿跟他走罢了，可是搁六十年前，就有了太多的诡异色彩。院里的活动是有限的，跳皮筋没有伴儿，玩拽包没有对手，只好对着猫歌唱，什么“苏三离了洪洞县”，什么“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”，想起哪出唱哪出，搜肠刮肚，一直唱到“弹尽粮绝”。花猫不会欣赏，趴在台阶上睡了一觉又一觉，呼噜打得很美。

胡同虽然很长，却没有玩伴。

有时候也在看门老张的带领下到胡同东边的柏林寺去转转。柏林寺是元朝大庙，曾经是北京八大庙之一，有“先有柏林寺，后有北京城”之说。据说曾经有过“十里柏林”的称谓，后来柏林逐渐消失，名字却没变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柏林寺很大，有大殿几重，高台阶，还有精美的砖雕影壁和老得说不出年龄的榆树以及《万古柏林》的大匾。大匾的字印嵌在正中，当是哪位皇上的作品。柏林寺给我的感觉有两个，一是大，二是破，庙里边阴森森的，有很多柏树，都跟老爷子似的，一副不苟言笑的模样，一点儿也不好玩。柏林寺里住了几个和尚，没有住持，散兵游勇，平时各干各的，有法事、有活动的时候才纠结到一块儿，得了什么好处，大伙儿均分。我虽小，也看出来，这里头主事儿的是广玉。广玉叫释广玉，我推断他应该姓施，老张说，出了家的和尚都姓释，意思是他们和佛祖释迦牟尼是一家子的，姓都是一样的，这叫进入佛门了。广玉的俗家姓氏是张，老张说跟他是同族，更准确地说是他一个没出五服的堂侄，他们都是唐山张各庄人。我问什么是“没出五服”，老张说，就是说往上数五辈，他和广玉是同一个爷爷屋里的。



广玉不喜欢小孩儿，这我从他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。所有的小孩儿都有这本事，谁喜不喜欢你，一看眼睛就知道。在柏林寺大庙里，老张和广玉肆无忌惮地说着唐山话，广玉说到兴头上，还跳上板凳，蹲着，把个和尚袍撩得高高的，一点儿也不像个师傅。广玉屋里一股

香烛味，他给我吃点心，那点心也是香烛味，大概都是佛祖用过的。我在广玉屋里越待越没劲，索性溜达出来满处溜达。大殿前头有王八驮石碑，我就骑在大王八脖子上，像赶骆驼一样催它快跑。石头王八当然不会跑。爸告诉我，驮石碑的不是王八，它叫赑屃（bìxì），是龙的儿子之一，排行老七，生来喜欢负重，所以才让它驮着石碑。我问爸龙有几个儿子。爸说，九个，龙生九子，九子各异。

我说，比您还多两个呢！

我爸生了七个儿子，他常说，这七个儿子搞得他头痛，没有一个省油的灯，也没有一个有出息的。

我问爸，龙的九个儿子为什么不一样。爸说，它们就跟你几个哥哥似的，性情各异，做派各异，坐不到一张桌子上去。龙的长子叫囚干，喜欢音乐，常被刻在琴头上；次子睚眦，嗜杀成性，被安排在刀剑的吞口上；三子狴犴，好争讼，在监狱门口待着；四子狻猊，喜吞烟，就让它蹲上房檐；五子饕餮，好吃懒做……

我说那就跟我一个样。

从龙的九个儿子，我想到了我的哥哥们。爸生七子，有当官的，有教书的，有当职员的，甚至还有要饭的。他们各有各的家，各有各的孩子，自成一统，日子或者顺畅，或者艰难，共同的是无论顺畅与艰难，谁也没有关心过我这个小妹妹。跟父亲一样，他们都很忙，忙得没有工夫拿正眼瞧我一眼。

我比那驮石碑的王八还寂寞。

夏天到了，北京每年的夏天都要下暴雨，那雨下得像拿大盆子往下浇。我坐在窗户后头看下雨，东西厢房的房顶上有云彩在跑，像是一股股的烟。云彩都降到房顶了，可见它飞得有多么的低。我最向往的事情是坐在高高的、白白的云彩上，棉花堆一样柔软厚实，在云彩上打滚、翻跟头……从高处往下看，看爸爸去上班，看妈做针线，还看什么呢？没了。在我的日子里，再没什么可填充的了。这天的雨下得很大，时间也很长，房檐下哗哗地流着水，成了一道雨帘，院子里也积满了水，像是公园的水榭。在百无聊赖中，我看见老张戴着草帽在院里蹚水，我立刻兴奋起来，隔着玻璃对着老张大声喊：“下雨喽，冒泡喽，王八戴着草帽喽！”雨声太大，老张没听见，我就再喊，一遍一遍地，喊得脖子上青筋暴得老高。



妈出来了，站在廊下，递给老张一根捅火炉的铁通条，原来是沟眼堵了，老张在通沟眼，让院里的水快排出去。妈说照这样再下，水就进屋了。老张撅着屁股在水里掏，整出不少枯树枝烂树叶什么的，其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是我的小布人儿了。老张拎着已经不堪入目的小布人儿，愤怒地一甩，啪，小布人儿上了北屋房顶，趴在房脊上，真正地居高临下，看爸上班，看妈做针线去了。积水很快下去，没了老张，没了小布人儿，院里恢复了常态，趋于平静。看下雨，看下雨，看得我越来越困，眼睛睁不开了……砰！脑袋撞在玻璃上。

听见妈正和老七说要到太阳宫住两天。

去太阳宫，我简直要高兴死了！

一下来了精神。

土路 荒野 三轮车

太阳宫是北京过去、现在都不太有名的地方。小时候我很自豪地跟别人谈论太阳宫，却几乎没人知道。现在跟人说起太阳宫，会有人“哦”一声说，地铁十号环线上的一个车站。除此之外再说不出更多。太阳宫，当年那个美丽、快乐、神秘的地方竟不为大众所闻，仅成为我的个人收藏，这点让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觉得遗憾。为纪念太阳宫，所以我才写下这篇文章。这是我世俗的宿命，也是我对这一地方的感念和期许。

太阳宫是乡下，妈到太阳宫去得提前做好几天准备。去太阳宫对妈和我来说，是件很大的事，不是站起来拍屁股就走的简单。在我单调的院落生活中，那是一种放开了的张扬，是可着心的撒欢，是个欢乐的节日，这样的机会一年也就一次。

20 世纪 40 年代，去太阳宫得出东直门坐三轮车走半天。不似现在，坐公交车十几分钟就到了。每回去，妈把时间都算得很准，不多不少，两天，还得是没风没雨的两天，那时候没有天气预报，我真不知妈是怎么掌握天气的。

去太阳宫的季节多是夏末秋初，早晚天气渐渐转凉，各种瓜果开始下市，气候不冷也不热，是个敞开了玩、敞开了吃的季节。

我喜欢这样的季节。

太阳宫也是我和农村接触的初始，从这里我知道了什么是“乡下”，知道了什么是沤粪、浇地、除草、打尖，以致我长大后到农村插队，当农民，望着异地的河沟水渠、黄狗白杨才并不觉得生疏。

我们出发那天，老张叫来了三轮车，停在大门口。母亲得跟蹬车的讲半天价，因为人家不愿意去，老张只跟人家说“出东直门”，并没详细交代上哪儿去，及至知道上太阳宫，蹬车的就不想去了，嫌太阳宫偏远，回来拉空，挣不着钱。妈不住给人家说好话，还答应送他十个发面火烧，蹬车的才勉强答应了。原本上太阳宫是可以骑驴的，东直门外有驴窝子，有许多驴歇在门脸儿，供人雇用。讲好价钱，驴主在驴背上搭条褥子，在前边拉着，雇主上去骑就是了。那驴我跟妈骑过两回。妈教给我说，女人家骑驴得偏身坐着，不能叉腿骑，那样不雅，还说骑驴不比骑马，马是骑腰，驴是骑屁股……可是这回我们不能雇驴骑了，因打仗，驴主怕兵们拉差征用牲口，有去无还，都把驴处置了，这使得东城的焖驴肉、驴霜肠一类驴制品货源很充足，驴却不见了踪影。



跟蹬车的谈好价儿，老七把妈准备好的包袱从屋里拿出来，一件一件搁在车上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上了车，妈还在台阶上磨蹭，给看门老张请了个蹲安说，您看家，受累了。老张回了礼，让母亲走好。老北京人的这种礼数忒多，繁杂得让我反感，我巴不得老张们快点儿进去，好让我们蹬车走人。事实是我们的三轮车走得站门口看不见了，老张和老七才转身进院。妈说这是送人的规矩，没有行人还没动身送行的就不见了身影的道理，那样会让人笑话。

三轮车三拐两拐到了东直门，那时候的东直门还有门楼，非常气派。钻过城门洞，里头嗡嗡的，回声很大，我喜欢在里头哇哇地喊两嗓子，听听自己的回音儿，是件很好玩的事情。想着东直门那些消失了的、进了汤锅的驴，我想学着胡同里推车卖驴肉的二头喊一句“驴肉肥呀！”结果刚喊个“驴——”就被妈拍了一巴掌，下边的憋回去了。妈说，闺女家家的，当着众人喊什么驴肉！

闺女家家的不能做的事情真多啊！

出东直门是个大粪场，东城一片茅房的粪便都在这里集中晾晒，这里永远的臭气熏天，永远的苍蝇成群蚊子打蛋，但是这里的土地相当肥沃。那时候北京的厕所叫茅房，都是在自家院里，蹲坑旱厕，没有冲水马桶什么的，位置在西南角的方向，按风水来说，西南角是煞位，用厕所压邪是再好不过了。用现在的建筑学理论、风向学看，厕所异味也飘不到院里来。过三五天就有人背着细长的高粪桶，拎着大勺子进院来淘大粪。淘粪是义务的，从不向主家收费，并且还有打扫厕所的义务。这些粪被集中到了东直门，晾晒成肥，卖给需要的人。别小看了这些粪肥，全东城的粪都在这儿，相当可观了。久之，粪场的行业被个别人垄断，成为粪霸。粪霸是有钱有势的人，跟黑社会都有关联，是惹不起的人物。



过了粪场往北拐，路渐渐不好走，两边都是乱葬岗子，坟头起起伏伏，道路坑坑洼洼，有的棺木腐朽破烂，露出地面，里边的内容一览无余暴露在阳光下。逢到这情况，我都要扭过脸使劲看，看那里头除了骷髅以外还有什么新奇。母亲不让我看，我偏看，母亲说我是“贼大胆”，不像闺女，像小子。其实我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孙顺儿家的小丫头片子。那天孙顺儿夹着她的小匣子就是往东走的，倘若他将小丫头片子扔在了这里，我正好可以看看那个一脑袋白泡儿的小婴孩是不是有可能活了过来。

蹬车的开始抱怨路坏，做后悔状，母亲就一大枚一大枚地慢慢往上加钱。对母亲来说，这都是计划内的，并没有超出预算。蹬车的说这样的地界以后他说什么也不来了，他回去大半会遇到“鬼打墙”，他的内弟晚上路过东直门坟地，转了一宿也没转出去，天亮一看，一地的脚印，全是他自己的，敢情净是原地转圈儿了。母亲说他回城里太阳还老高，让他放心，有太阳什么鬼也不敢出来。我说我就是鬼，我就出来了，说着朝前头做了个斗鸡眼。蹬车的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扑哧笑了。

太阳还没到头顶，我们就到太阳宫了。车夫在村口停住，再不往前蹬，说村里的路太烂，他心疼他的车。我们雇车的时候只说是到太阳宫，并没说到哪一家。我和母亲只好下了三轮，大包小包地拎着东西往村里走。

我们去的那家姓曹，我管女主人叫二姨，管男主人叫二姨父。我母亲没有姐妹，这个二姨用现在的话说是她在朝阳门外南营房做姑娘时的闺蜜，她们俩都是给作坊做补活的，各自凭着手艺养家糊口，是患难的姐妹。后来，二姨嫁了种菜的曹大大，我母亲嫁了教书的父亲，姐妹俩的环境由此而大相径庭。母亲是父亲的填房，成了教授夫人，二姨成了种地养羊的村妇。夫人与村妇在文化程度上相同，都是文盲，不同的是我母亲会歪歪扭扭地写“陈美珍”三个字（那是她的大名，是我父亲教的），二姨到死也不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写，逢有必要场合，她只有按手印，那比一笔一画写名字方便多了。

二姨有个儿子，在太阳宫村生的，给取了名字叫“曹太阳”。二姨夫嫌这个名字太大、太满、太正式，顺了个小名叫“日头”。全村人都日头、日头地叫，叫得挺顺口，知道他大名“曹太阳”的反而没几个了。日头爱画画，我把他画的鸡冠花拿给我爸看，爸说，曹太阳长在太阳宫可惜了。



我说，太阳可不就得住在太阳宫里么！

爸却说太阳住在东海，歇在一棵大树上，那棵树叫扶桑。

我说，太阳是个大火球，火球落在树上会把大树烧死。

爸说，歇下来的太阳是只三条腿的乌鸦。

我总是不能理解。爸说，后羿射日故事知道么，十个太阳在天上同时照耀，把地上搞得焦赤干涸，寸草不生。后羿是好射手，搭箭把太阳一个一个射杀下来，被射中的太阳在天空发出了金石碎裂之声，掉到地上，是三只脚的乌鸦。

我问乌鸦怎么会是三只脚。爸说太阳属阳，奇数为阳，所以是三只脚。长大以后，我在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中看到了三条腿的乌鸦，代表着太阳，照耀着那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。在北京机场的壁画上也见过三条腿的乌鸦，站在金光闪耀的圆圈里。见到它们我便感念后羿，亏得他没将乌鸦赶尽杀绝，还给我们留了一只，要不天上就没太阳了。没有太阳的日子大概是过不下去的。

我们还没进村，曹家的大黄狗就从旁边的菜地里钻了出来，绕过母亲，照直奔我，立起身子把前腿搭在我的胸口上，要不是我个儿长得高，非被它扑倒了不行。我说，去！

黄狗摇着尾巴不去，我摸摸它的脑袋，它脑袋上顶着许多草籽。



到底是秋天了。

母亲说，一年了，黄狗还认识你。

我说当然，我跟它是姐俩，就跟您跟二姨似的。

母亲说，把自个儿降到了畜生档次，不嫌寒碜。

我说，王阿玛家的太太还管狗叫儿子呢，我这算什么！

曹家的黄狗耳朵竖着，尾巴朝上卷，四个爪子肉乎乎的，很有个狗样儿。依现在宠物店的判断，给个好听的学名是中华田园犬，说白了就是土狗，一文不值的。可是一文不值的土狗在我的意念中，和名犬一样地高贵，一样地通人性，它们有自己的尊严、自己的情感，比人真实，比人强烈。我此生对狗的无限热爱，就是从大黄狗开始的。

黄狗在前头屁颠屁颠地跑，不时地回头看我们。我和母亲在后头跟着。母亲说，这狗招人待见。

我说，跟我一样。

母亲说，黄狗怎知道咱们今天来了呢？

我说，它会闻味儿。

黄狗回家报了信儿，曹家的人迎出来了。

黄狗 稠粥 老洋瓜

我和母亲的到来让曹家人惊喜，也让他们措手不及，本来一家人正在葫芦架下吃饭，都丢下饭碗赶到了门口。

二姨拽着妈的胳膊不撒手，嘴里一个劲儿说，提早给个信儿啊，让日头爹套车到村口接去！

二姨父也说，城里人走不惯乡下的土路，净是烂泥……

一年没见，我看眼前矮胖敦实的二姨比去年又壮了一圈儿。二姨眼小嘴大，属于不好看的娘们儿系列；二姨父身板直溜，眼大嘴小，应该划入英俊老爷们儿行列。他们说话的腔调带有滚动滑溜、一带而过的京东味儿，让人想起了京东肉饼，感觉着亲切自然，哪怕是初次见面，也让你有八百年前就认得的感觉。

大人们没完没了地寒暄，我掺和不去，就来到小饭桌前，探索桌上的午饭。我对吃向来比较钟情，从小到老不能更改，禀性使然。

曹家的饭桌上摆着棒子、稠粥，几碗豇豆，当间儿有一瓦盆暴腌老洋瓜，饭食简单、清素，是平时的吃食。日头笑眯眯地端来两个小板凳，又盛了两碗粥，添了两双筷子，从坛子里摸出两个咸鸭蛋，算是待客了。看得出，我的到来令他很高兴，一双小狗牙朝外齙着，用手把小板凳抹了一遍又一遍。按年龄，我应该管他叫哥哥，他比我大。



这里所有的农户都种菜，有人早上专门来收菜，用挑子挑进城里去卖。城里人都知道，太阳宫是北京城有名的老菜乡。太阳宫鼎鼎有名的菜是韭菜和青韭。韭菜在春秋之际上市，一拃多长，紫根，叫“野鸡脖”。我知道造反的黄巢有首诗说“冲天香阵透长安”，老黄说的是菊花，我爱拿这句代替“野鸡脖”，“冲天香阵透燕京”。在城里，一家吃“野鸡脖”，一条胡同都能闻见，味道那叫蹿！青韭是冬天过年出现的鲜货，产自太阳宫的暖棚，细嫩的青韭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，黄绿黄绿的，包馄饨吃，那是冬天无可替代的一口。年根下二姨父进城办年货，顺便会给我们家捎去一小捆青韭。青韭是用二姨的棉坎肩包着进城的，怕冻了。青韭只能用来包馄饨吃，用小猪前腿肉剁馅，配以鲜姜末，鸡汤打馅，吃一个能香人一跟头。

但是青韭馄饨都尽着父母亲吃，孩子们只有尝尝的份儿，这东西太稀少太珍贵了。厨子老王说，给我们吃，那是糟蹋。

瓦盆里的老洋瓜肯定是曹家自产，才从地里摘下来的。暴腌，是临吃之前抓把大粒儿海盐突击性地腌制，既有咸味也不损食物原本的鲜嫩，用现在时髦说法是“保留了食物原生态的状态”。当然，只有新鲜的菜蔬才能暴腌，蔫了的，走了水的，只能腌咸菜！盆里的老洋瓜夹杂着星点红辣椒和青蒜，颇引人食欲。我捏了一片仰着脑袋搁进嘴里，嚓嚓地脆，好吃！妈远远地瞄了我一眼，显示出了她的不满。我不怕，进了太阳宫，她的一切规矩都不管用了，在这里，我行我素，每个人都是王爷！看大人还没有往饭桌前坐的意思，我又捏了一片瓜，很夸张地嚼着。现在想，老洋瓜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，在今天的菜市上已经绝迹，但在那个时代却是繁盛得要命，推车卖菜的，车上都有一筐老洋瓜。老洋瓜比西葫芦细，比黄瓜粗，白皮白瓤，皮厚籽硬，没有任何味道，最大特点是便宜好存放。老百姓拿它当主打菜。那个时候，北京胡同的孩子，把老洋瓜基本都吃伤了，夏天，顿顿是老洋瓜，没别的菜。话说回来，现在的孩子，哪个又见过老洋瓜呢？那些下里巴的老洋瓜都跑哪儿去了？想念老洋瓜！

我和母亲的到来使饭桌上多了天福号的酱肘子和芝麻烧饼。酱肘子是让老七到西四牌楼特意买来的，烧饼是昨晚让刘大大提前打出来的，这是每回我们来的必带物件。有了这两样，农家的饭桌立刻变得奢华而热闹。烧饼夹肉，我一顿能吃俩，可是现在母亲暗示我只能喝粥，烧饼省下给日头吃。二姨和二姨父在吃上不吝，也不客气，把肉大块大块地往嘴里填，顺嘴顺手往下流油。看他们的样子，简直舒展极了，幸福极了。日头的筷子长了眼，专挑肥的往自个儿跟前夹，真正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盘里的。二姨父说，过年也吃不上这么地道的酱肘子，真解馋哪！



二姨说，他大姨想着日头缺嘴，回回来了带东西，不是酱肘子就是烧羊肉，什么是亲姨啊，这就是亲姨。

在曹家人的攻击下，一个大酱肘子，顷刻就少了大半拉。妈说留下半个明天吃，细水长流。二姨说，留什么留，要吃就痛痛快快吃，一年就这一回滋润。

二姨父赞同二姨的观点，挟起了一片颤颤巍巍、通红滑溜的肉皮。日头的筷子把挨着骨头的一大块又拧了下来。一家人没有顾忌，吃得痛快，吃得美！

知了们在头顶毫无倦意地歌唱，撒尿，细细的知了尿洒在粥碗里也没人介意。头顶上的小葫芦长得有茶碗大了，生着细细的茸毛，在风里轻轻摇晃，好像也要参与到吃的队伍中来。黄狗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凑了过来，拿嘴使劲儿拱我的腿，尾巴扑棱扑棱摇得很欢。黄狗心里想的什么我知道，我心里想的什么黄狗也知道。不顾母亲的眼神，我夹过一块肥瘦相间的肉，不敢立即兑现，偷偷攥在手里。黄狗当然心知肚明，在桌底下用嘴拱开我的手，悄没声儿地把肉吃了，而后把我的手舔得精湿。最终，我的膝盖上枕着狗脑袋，黄狗也不看肉，黑眼睛不错眼珠地盯着我，等待赏赐。二姨踢了一下狗说，这东西是人来疯，蹬着鼻子上脸！

我喜欢曹家的稠粥，大柴锅熬的，棒子渣很粗，有嚼头，还搁了豆子，红黄红黄的。这样的粥一开锅在院里都能闻见香味，粮食的香味。每每闻到这样的味道，我都觉得踏实和感动，它们才是生活的真谛，酱肘子毕竟是虚华的、浮在表面的东西，没有根基，十分地靠不住。我认识的老中医彭玉堂说过，肥腻生痰，肘子不能多吃，大人容易得紧痰厥，小孩容易痰迷心窍，都是不大好治的病。我们家有根老祖留下的拐棍儿，上头嵌着几个字——“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”。对衣服和诗书我没有特别的记忆，对菜却是念念不忘，牢记于心。人哪，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吃！



这样美好的柴锅豆粥在太阳宫以外的地方，我还没喝过。

吃过饭以后那些盘碗就在小饭桌上堆着，二姨不想收拾，二姨父也懒得拾掇，日头自然也认为不是他的工作范畴，大家都呈慵懒自在的状态。我想起了“狗熊吃饱了不要叉”这样很贴切的词汇。意思是马戏团的狗熊多有耍叉的节目，节目之前不能给它饭吃，一旦它吃饱了，便不再听吆喝，趴在那儿动也不动了。这样的状态在我们家是不允许存在的，一撂下筷子，妈就吩咐我把盘盏端厨房去，该刷的该收的分类放好。妈认为这是闺女家家的应该做的事情，不能让人催，要主动。将来闺女家家的一旦出了门子，吃饱了犯懒，会让婆家笑话。可是眼前，曹家就没人笑话，顺其自然，恣意而为，挺好！干吗自个儿老跟自个儿过不去。